

## 内容简介

《晚霞消失的时候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极具争议的作品。

少年时代的李淮平与南珊在春暖花开的时候相识，并且彼此萌生爱意。然而，在“文革”中，出身国民党家庭的南珊受到批斗，而坐在批斗台上的正是李淮平。内心情感与社会角色的强烈冲突致使他们形同陌路，各奔东西。

二十年后，作为军舰军官的李淮平在泰山山顶再次遇到南珊。这时候，南珊已经从当年单纯的少女成长为一名成熟的翻译官。这时，李淮平向南珊表达多年来内心的情爱与悔恨，然而为期已晚。

这是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，同时也是一部现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激动人心的文献。小说中对文明和野蛮、科学与宗教、爱与恨、情与理、真善美的关系的形象性探索令人深思。

上架建议：小说经典·名家名作

ISBN 978-7-5360-5863-7



9 787536 058637 >

定价：22.00元

中篇小说金库

林贤治 肖建国 主编

# 晚霞消失的时候

WANXIA XIAOSHI DE SHIHOUE

礼平著

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晚霞消失的时候 / 礼平著. 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 
2010. 1

(中篇小说金库. 第2辑/林贤治, 肖建国主编)  
ISBN 978-7-5360-5863-7

I. 晚… II. 礼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19136 号

责任编辑: 曹玛丽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---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1.125 2 插页

字 数 230,000 字

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6,000 册

定 价 22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## 总 序

在中国，“小说”一词使用已久，最早见于《庄子》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是“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；街谈巷语，道听涂说之所造也”。小说的雏形是神话传说的简略记录，后来发展到《搜神记》一类志怪小说和《世说新语》一类志人小说，结构都很简单。及至出现唐人传奇，宋元话本，小说乃由粗具梗概变得枝繁叶茂起来。鲁迅指出：“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”，就是说，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直到这时方始建立，结果是：小说有了中篇的规模，题材有所拓展，最突出的是情节性大大加强，而语言也趋于通俗，更富于表现力。明初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的制作，标志着古典小说趋向成熟；随着清代《红楼梦》的出现，达致巅峰状态。盛极而衰，紧接着，变革时代也就适时而至了。

形成的“歌颂”与“暴露”二元对立模式，对现实中的黑暗面、矛盾与冲突的复杂性缺少充分的揭示，主观意识往往与现存秩序相妥协。即便如此，喧哗一时的中篇小说，仍然显示出为五十年代以来所未有的突破性成就。

及至八十年代中期，小说界的风气很快偏移了被称作“思想解放运动”时期所确立的关于人的历史命运的悲剧主题，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。在此期间，有两大创作现象是值得注意的。一是“寻根文学”，即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类学、文化学的源头。从表面上看，“寻根”是现实问题的深化，实际上大多数作品都脱离了现实政治，否弃了对现存体制的实质性追询，公式化、符码化。王安忆的中篇《小鲍庄》，在国民性的探寻中依然保持了生活的饱满的汁液，是这一路文学中少有的佳作。还有一个现象是“先锋小说”，旨在形式上做实验，内容相对单薄，有不少西方现代主义的赝品。但是，无可否认的是，个别小说活跃着新的思想元素，如刘索拉的《你别无选择》、徐星的《无主题变奏》；但是大体上，这些实验小说颇类三十年代的海派，作品不求大，不求深，但求领异标新，多少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叙事形式。

九十年代小说整体乏善可陈。当此艰难时世，有人倡言“新写实主义”，“躲避崇高”，“分享艰难”。应运而生的这一类小说，可以说是正统文学的代表，政治力求正确，艺术追摹 [7]

反映农村题材的，有刘庆邦的《到城里去》，胡学文的《命案高悬》，以及徐则臣写农民工的“北漂”系列小说。此外，像薛忆沩的《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》，钟晶晶的《第三个人》，则以其哲理性和诗性，在众多以故事性见长的小说中显出一种罕见的杂色来。

近百年间，中篇小说从题材、主题、体式、技巧等各个方面，不断地有所开拓，有所发展。但是，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，最早出现在现代小说史上的《阿Q正传》，至今仍然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。比起二三十年代的小说来，当代小说虽然在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等手段方面，相对显得娴熟，但是艺术个性并不突出。首先，表现在文学语言本身，就缺少个人笔调；在现实生活中，长期的集体主义教育，使个人性受到遏制，或许是根本的原因。同时，语言也缺少优雅的气质，缺少精致，缺少韵味，这同长期推广“工农兵文艺”，以文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不无关系；扩而言之，同汉语语境遭到破坏，同整个社会语言的粗鄙化有关。在形式上，中国小说满足于讲故事，讲究“好看”，缺乏西方小说的那种精神性，缺乏思想深度。

中篇小说的繁荣，从根本上说，有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的繁荣。道路是漫长的，但因此，前景也未尝不可能说是开阔的。单就现代小说发展来说，从五四到现在也不过一百年的历史，具有经典性价值的作品极少，而真正堪称优秀的作品 [9]

## 编选说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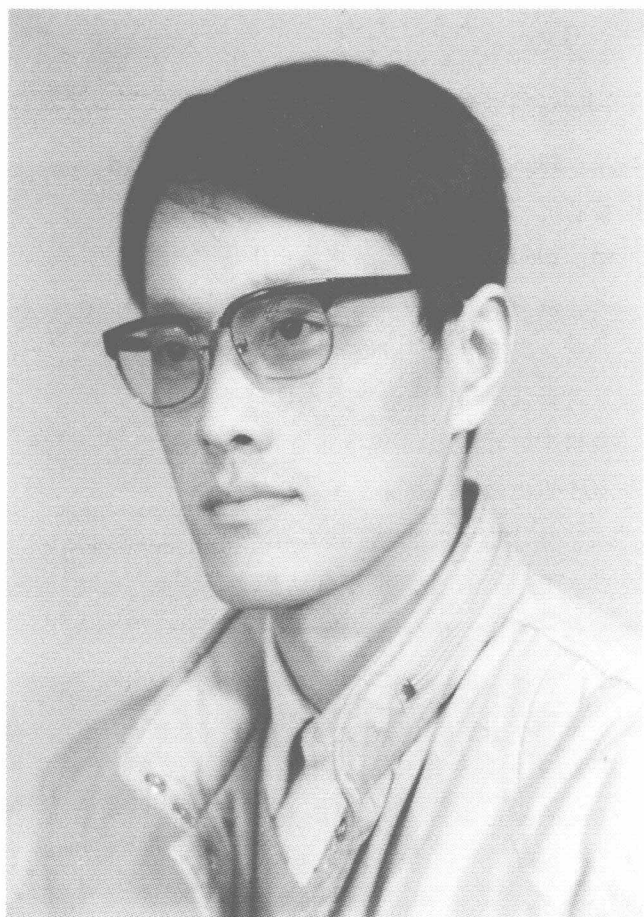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《中篇小说金库》，以小说文本为主体，版本或按初次发表，或以作者后来认定为准，不作一致要求。必要时，个别版本有所说明。

二、小说以单一中篇为主，或同时收入题材或主题相近的其他中短篇，旨在加强读者对作家的主要的中篇小说，或某一方面的创作思想的了解。

三、除小说文本外，附录作者回忆录、自述或访谈，以及相关的传记材料及重要评论。个别作品的评论具有争鸣性质，意在反映小说的社会影响的实况，也可供作文学史研究之需。

四、附录作者简历、年表。

五、附录作者照片及手稿，部分为编者所收集，部分为作家及家属首次提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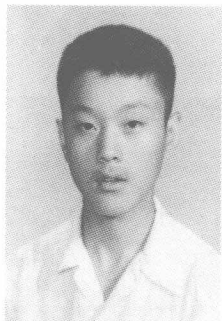


礼平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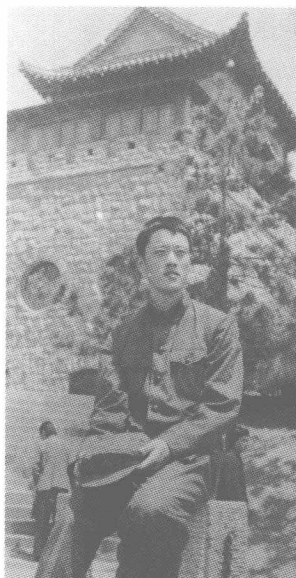
1952年，4岁。



1965年，17岁，初中毕业照。



1967年冬，19岁。红卫兵时代，与最好的朋友在一起。



1973年，25岁。最苦闷的时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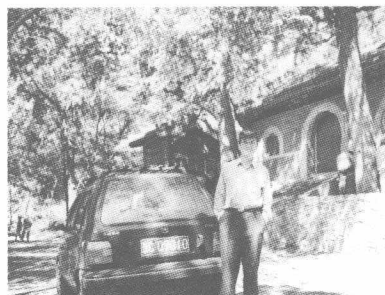
1969年，参军。21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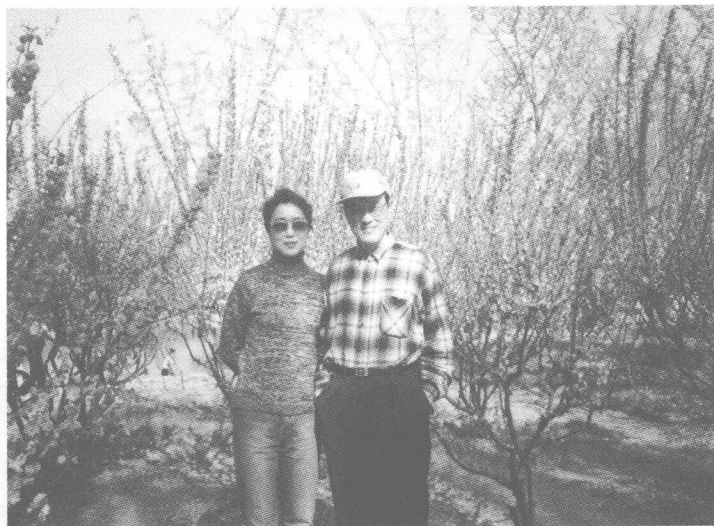
1984年在新疆天山采访。



1989年春，淡出文坛。



1997年，50岁，也开上车了。



20世纪末，与妻子在一起。《晚霞消失的时候》与她有很大的关系。

Wang Xiaoxu's Story

下面，我就要来讲它了。当然，正像一切人的经历在被写成小说时都不可避免的那样，它的某些情节已不再真实。然而这故事的逻辑却是真实的。这样的事情，曾经发生并现正发生在人间的各个角落，而且只要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还没有毁灭，这部踉踉跄跄的历史还没有了结，这样的事情就永远值得人们记取和回味。

记住吧，朋友。假如你能明白这故事的逻辑，并且能善处它，那么当这样的事情终于也来到你生活中的时候，你不知会从中免去多少你能够免去的痛苦，更不知会得到多少你应该得到的幸福！……

## 第一章 春

在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少年的梦，总是非常的香甜，深沉。在我的故事开始发生的那天早晨，我也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梦。我不能说，那神奇美妙的梦境与我后来的经历有什么联系。然而梦是这样一种东西：它好像没有发生过，又好像确实发生过；它不是你命运中任何事件的原因，却常常导致你的生活中发生些什么。所以我不能忘记那个梦。而且，至今我都常常怀疑：梦，乃至一切虚假空幻的东西，对于人的生活是否真的那样无足轻重？

那天晚上，宁静的月光，从玻璃窗外洒进房间，照得遍地清辉如水。窗外那清新的月色使人神清智爽，睡意全消。于是我从床上坐起来，悠然走出门外，踏进了无边无际的原野。一条洒满月光的小路，正舒展着长长的身躯，指向远方的群山。

夜晚的凉风，从原野上轻轻吹来，遍地的鲜花在月色中拂动。天空中，烟波浩渺的银河从天幕的这一端流到另一端。明镜般的月亮高高悬挂在宇宙深处，从那里发出美丽的光辉。

我步履飘然地踏上了那条小路，竟来到了一个神话般美丽的地方。

这是一个月夜的山谷，无数黑色的山峰高高地矗立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中，从四面八方把夜空围成一个镶有镂空花边的巨大的深蓝色玻璃盘。在山谷深处，一片明净的小湖，静静地躺在群山的怀抱中，像是在微憩，又像是在沉睡。天空浩繁的星河和黑黝黝的峰尖倒映在湖水深处，在微风吹起的阵阵涟漪中抖动。

当我的脚步踏上湖岸的时候，从我身边的花草丛中突然惊起了一大片五色缤纷的蝴蝶。它们忽地惊飞四散，又聚拢起来，随着一阵轻风飘向湖面，在那里闪起一大片光辉！

我被这奇异的景象惊呆了。

那些令人目眩的蝴蝶开始莫名其妙地迎风起舞。忽然，它们成群地飘落湖面，无声无息地沉入水底。一瞬间，它们又飞出清波，直上夜空，在银河与繁星间闪烁。当它们在远处飘舞的时候，纷纷然就像是一片飞舞的火星。而当一阵轻风卷着它们从我身边群飞而过的时候，又像是流过千万朵燃烧着的火焰，同时满空中都是金属碰撞的轻微响声。

这一切简直是一场神秘的魔术表演，把我的整个心灵都迷住了，于是我鼓起勇气，怀着一颗孩子的激动的心，冲着湖面，冲着山谷大声喊了起来：

“喂！这是什么地方？——”

我的声音振动着那些飞舞的金翅，荡过湖面，消失在对岸的丛林中。

美丽的山峰静静地矗立着。蝴蝶仍在神秘地飞舞。湖水与山林一片寂静。

我开始怀着巨大的好奇心在湖岸上徘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对岸我声音消失的地方，又开始隐隐响起一阵轻柔缥缈的歌声。这歌声在微风中抖动着，由小而大，渐渐传遍整个湖面和山谷。在这安详的夜色中，那歌声显得十分遥远而清晰，抑扬宛转，然而我却一个字也无法听清，我努力向歌声响起的地方望去，只见在那边山脚的林木中，正泛出一层微明。

我断定，那歌声一定便是这片山林湖谷的主人，并且是一切奇妙景色的操纵者。于是我拨开遍地的花草，踏着清寒的泥土，毅然决然地沿着湖岸向那歌声响起的地方走去……

然而正当我努力要在那浓密的天涯芳草中寻找一条小道的时候，似乎是从天外传来的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在我耳边大声响了起来。同时我的身体受到一阵摇撼。

“快起床吧，看都什么时候了？”

梦中的山林湖水和蝴蝶、歌声顿时飞散得无影无踪。我使劲儿睁开眼睛，醒了。

晨光透过长长的窗帘，在房间里洒满柔和的光线。天已经这样亮了。我一挺身，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
“快点起来吧，孩子，你爸爸都起来很久了。”妈妈一边说着，一边走到窗前哗哗地拉开了窗帘。清晨的阳光，顿时满屋

文件，一边冲我喊道：

“又吃剩饭！你的饭在厨房里，自己去端！”

“不用！”我匆匆喝了几口，拉开门就往楼下跑。

“你就那么忙吗？”妈妈嗔怪地叫道：“吃饭都顾不得啦？”

这时我已经从楼梯底下推出自行车。跨上一条腿，就像出窝的燕子一样，一溜烟飞出了院门。

大街上，朝阳明媚，晨风清凉。我骑着车子，卷在上班人流的潮水中，沿着干净整洁的街道一直向公园飞去。

在这个公园的山后，有一片浓密的树林。树林中间，有一块绿草如茵的空地，那里有一座不知道是哪个朝代修下的石筑高台。这座高台已经倾颓破败了，四面的砖壁上长着灌木和青松。台顶上，汉白玉石的栏杆已经残缺不全。巨大的铺地青砖也破碎了。碎砖乱石中，长满了青苔绿草和星星点点的黄色或紫色的小花。在石台的东面，有一条台阶直通高高的台顶。

当我终于钻进这片空地，大步登上台顶，并坐在石栏杆上以后，快跑后的喘息和心跳很久才平息下来。

我环顾了一下四周，除了栏杆外面的青松伸出枝梢，在晨风中轻轻地晃动外，一点声响也没有。

我打开书包，一边掏出点心啃着，一边拿出我今天早上必须温习的俄文课本。我皱着眉头翻了翻这门我最讨厌的功课，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顿时涌上心头。我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昨天晚上在我房间里发生的情景，又浮现在了眼前……”

“你把这一课给我背出来。”

爸爸此刻正和妈妈一起坐在我的桌子前面，手里拿着我的这本俄文书。由于背向台灯，他们的脸都很暗。

我规规矩矩地坐在床沿上，应付着这场不曾防备的考试。说实话，我根本无法把它背下来，因为那根本不是我们的作业。但爸爸向来是严厉的，在这种时候不容我不要强。我只好尽量背得快一些，管它对不对，只要显得熟练就有可能混过去。

这可真糟糕。三十年前，爸爸妈妈都在苏联学习过，这点俄文当然难不住他们。我的脸红了。

“一个学生，不老老实实在地掌握功课，投机，取巧，这叫什么态度？”爸爸声色俱厉地说着，好像我是一个只知淘气的糟糕透顶的学生一样。这真使我满肚子都是委屈。

“爸爸！在学校里我的各门功课都是最好的，就是俄文我实在受不了，它实在太枯燥了。再说，我又不想当翻译，学好了有什么用！”我忍不住为自己争辩起来。

本来么！我在学校里所有功课都学得不错。不管是文史地还是数理化，我的成绩都足以叫爸爸自豪。这也没什么奇怪的，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它们。但是俄语，它算什么呢？在学习的时候，整整一个班的中学生跟着老师喊什么：“妈——妈”，“爸——爸”，“桌——子”，“椅——子”，我一点也不喜欢它，也断定我将来根本用不着。所以，去年考试，这门倒霉的功课使我破天荒第一次闹了个不及格。从那以后，爸爸就不再夸奖我，而是越来越严厉了。

“有什么用？”爸爸奇怪地看了妈妈一眼，“你看这样的问题有多奇怪！”

我悄悄跳下地，轻手轻脚走到对面，用手指顶着栏杆向下望去，马上就发现了这个“入侵者”。这是一个穿着淡蓝色外衣和浅灰色长裤的女孩子。她正横坐在一尊张牙舞爪的青灰色石兽的背上，聚精会神地读着手中一本厚厚的外文书。因为她低着头，所以我完全看不清她的脸，只能看到她的不算长的双辫搭在肩后，再就是那白色的衬衫领口。这个女孩子悠然自得地读着，一边读一边还不停地来回晃动着两条长长伸出去的腿，根本不会想到附近早已有了人。天晓得她是什么时候跑进来的。

此刻，几束阳光正挤进树叶的缝隙，倾泻在她周围的草地上。这个神态安详的女孩子，和那尊昂首怒目的石兽，坐落在一片晴翠之中，构成了一幅十分巧妙而醒目的图画。

我退回来，心中茫然了。

该怎么办呢？溜掉？去路已被她挡住了。从后边跳下去？又太危险。悄悄地猫在这里？可躲在一个女孩子附近偷听人家读书算怎么回事呢？要不，读我自己的！唉，那可不行，我这蹩脚的俄语叫她听到会笑掉牙的——我可领教过这些女孩子的厉害。有时你若是什么事没弄好，一个女孩子的嘲笑比一班男生的哄堂大笑还叫人难堪呢！我真有些打不定主意了。

下面的朗读声断断续续地传上来。很快我便听出那不是俄文而是英文。由于平时接触的读物趣味迥异，所以我对英文的兴趣反而更浓一些。但我从未发现我竟能从别人的朗读中听出一些单词和短语来。于是我一边在肚子里打着主意，一边怀着几分好奇听了起来。

下面念出了一个长句，我听出一个词是“王冠”。记得在和



文，而这样的喊叫一开始就再也无法收住了。那一连串的俄语单词，就像是被轰出笼子的鸡一样，叫着，扑打着，乱七八糟地飞向空中！

我紧张得心都不跳了。偏偏这个时候，一个突然忘掉的单词卡住了这场热闹。

“该死！”我暗暗骂了一句。但“急中生智”又一次救了我。我把一个现成的短句送了出去，立即把这一串叫破天的外国话结束了。那句和课文毫不相干的短句实际上是：“滚开，女学生！”

树林中突然陷入一片寂静。高台下面更是静得出奇。这林子好像突然受到一阵暴雨的洗劫似的，一切都被冲刷得干干净净，什么也没有了。

好久，下面书包中的铅笔盒哗啦响了一下，同时听到那个女孩子轻轻跳下草地的声音。但随后而来的不是匆忙的急跑，而是一阵稳稳当当的脚步声沿着那台阶走了上来。

脚步越来越近。在台阶口那里开始露出一个女孩子好奇张望的脸庞，随后是双肩、上胸、半腰、全身。当一个女孩子已经完完全全走上台顶，并端端正正地站在台阶上的时候，我才猛地省悟过来：下面那个女孩子没有逃走，而是找上来了。

我警惕地从栏杆上面滑下来：“干什么？”

“不干什么。”对方平静地回答。

“不干什么你为什么上来了？”

“看看不行吗？”

“看看？这儿有什么好看的？”